



体量“微”亦可价值大 时长“短”亦可品质精

——中国优质微短剧如何更多受世界青睐

◆ 吴翔

2024年的春节档，将有一大批备受观众期待的精品微短剧上线。其中《超越吧！阿妈》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衍生真人微短剧，《我的归途有风》改编自大热剧集《去有风的地方》，《变相游戏》是2023年度爆款电影《孤注一掷》的衍生短剧……体量“微”亦可价值大，时长“短”亦可品质精，“微而不弱、短而不浅、剧有品质”的中国微短剧已开始受到世界各地观众的关注，很多微短剧平台已经将北美市场作为出海主阵地。

这两年，中国的微短剧迎来快速增长。据统计，抖音2023年每天主动搜索微短剧的用户数量增长2倍，播放量破亿的微短剧达500部，其中12部作品的播放量破10亿，微短剧日播放量增长了一倍。所谓微短剧，就是单集最长不超过15分钟，最短甚至不足60秒的剧集，在有限的篇幅内高频呈现剧情亮点，悬念感强，情节紧凑，很多观众直接称呼它们为“爽剧”。

毫无疑问，微短剧的出现，对于那些“注水”电视剧是当头一棒，再加上周期短、置景成本低、拍摄成本少、变现机会多等特点，微短剧也给了影视工作者更强的动力。不过，由于高速发展，微短剧作品也曾一度面临良莠不齐的局面，很多剧只顾着“爽”，经常将喜剧

穿越重生、草根逆袭、豪门秘事、凶杀探案等冲突性元素一锅炖，“锅”中却设多少营养价值。有些微短剧缺乏基本的价值观念人与公共理性载体，贩卖的是焦虑，兜售的是毒鸡汤。去年11月，国家广电总局明确从七个方面加大对网络微短剧的管理力度和细化举措，包括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工作。历经规范化管理后，微短剧行业转型升级，《逃出大英博物馆》《我是名角儿》等一批精品微短剧，用精彩故事传递社会价值，折射时代发展，给观众以思考和力量，让微短剧行业逐渐赢得尊重。

如今，中国微短剧作品已经开始朝着优质化精品化的方向迈进。在不久前的首届杭州微短剧大会上，管理部门、创作者、专家学者对活力涌动的微短剧进行深入探讨，就如何推动微短剧精品化创作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芒果TV发起了“精品微短剧扶持计划”，抖音发起了精品微短剧合作计划，宣布将携手多家媒体机构，未来一年围绕“向阳篇、向善篇、向美篇”三大主题和“致梦想、致青春、致温暖、致振兴、致国风、致想象”六个方向打造精品微短剧，首批共创的精品微短剧将于2024年3月上线。

这些计划面向影视公司、媒体机构、MCN机构以及个人创作者，给予精品微短剧资金和流量扶持，鼓励更多专业媒体机构加入到精品微短剧的创作中来，这将为微短剧向上向善开拓

出更多的可能性。影视正规军正纷纷入场，为微短剧行业带来不少惊艳之作。例如知名演员刘芸主演的《全职主夫培养计划》，杨蓉主演的《二十九》，还有中国香港电影导演王晶、以《家有儿女》父亲角色夏东海闻名的演员高亚麟也相继官宣进军微短剧，华策影视、柠萌影视、长信传媒、北京精彩等影视公司也纷纷加速布局微短剧，将长剧的内容质量平移至精品微短剧中。

越来越好看的中国微短剧也在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曾经，中国的长视频的海外“主战场”是东南亚市场，而中国的精品微短剧则将内容成功“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例如总部位于硅谷的ReelShon团队已经开始尝试更本土化的制作方式，采用海外拍摄班底，启用欧美演员，在保留中国火爆的短剧题材内核的同时，结合欧美观众更熟悉的狼人、吸血鬼等题材，从而打造更本土化的短剧。而经过本地化包装、每集不到2分钟的欧美式“接地气”微短剧，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推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用户。

无论是长视频还是微短剧，优秀的作品，无一不是各环节齐心协力、认真打磨的成果。随着微短剧的发展趋向规范化，这一剧集形式正拔节生长。越来越多优秀影视专业人士和机构的加入，只有不断开掘新题材，弘扬正能量，以小切口讲好故事，提高内容质量，才能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品。



“1812年的大彗星”划破2024年的夜空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观后

◆ 邵宁

当看到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这个剧名时，第一反应是：完了，担心一部名著遭“魔改”了。娜塔莎、皮埃尔、1812年，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两个主人公和重要的时间元素。而托翁的这部皇皇巨著以俄罗斯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描绘了“战争”与“和平”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高峰，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甚至有人说，“如果你一辈子只能读一本书，就读《战争与和平》吧”。

将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改编为戏剧、影视作品，难度极大，但还是不断有挑战者。最有名的莫过于苏联1968年邦达尔丘克导演的7小时史诗电影和好莱坞1956年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那么，这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大彗星》，会不会把名著拆开、揉碎，再重组，加上现代的音乐和舞蹈，搞成一个魔幻怪诞的“四不像”？

看完全剧，担心消失了。“1812年的大彗星”划破21世纪20年代的夜空，光芒依然炫目，同时也是对传统音

乐剧的一次力度不小的颠覆。首先，音乐剧出人意料地忠实原著，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开场前的字幕就说明，该剧根据《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章改编。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娜塔莎“情变”展开，如娜塔莎到安德烈家拜访遭到冷遇，在剧院和舞会遇上花花公子安纳托尔，在他的引导下坠入情网，想跟安纳托尔私奔被阻拦，以及皮埃尔人生态度的转变……一些台词也都来自托翁的原著。

当然，一开场增加了“低幼化”的人物介绍：“老保康斯基疯疯癫癫、玛丽娅姿色平平、海伦是个荡妇、安纳托尔英俊火辣、娜塔莎年轻貌美……”因为“俄国名著太复杂，每个人都有9个名字”。这也是百老汇音乐剧的特点，尽量降低观众的理解难度。

同时，《大彗星》对于原著的情节以戏剧化和音乐化的手法进行了集中表现和铺陈，如剧院观剧、海伦家盛大的舞会、娜塔莎陷入爱情的挣扎，一首首动听的歌曲细腻地展现了人物情感和心的变化，令人赞叹。

其次，这是一出非传统的音乐剧乐剧的一次力度不小的颠覆。首先，音乐剧出人意料地忠实原著，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开场前的字幕就说明，该剧根据《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章改编。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娜塔莎“情变”展开，如娜塔莎到安德烈家拜访遭到冷遇，在剧院和舞会遇上花花公子安纳托尔，在他的引导下坠入情网，想跟安纳托尔私奔被阻拦，以及皮埃尔人生态度的转变……一些台词也都来自托翁的原著。

当然，一开场增加了“低幼化”的人物介绍：“老保康斯基疯疯癫癫、玛丽娅姿色平平、海伦是个荡妇、安纳托尔英俊火辣、娜塔莎年轻貌美……”因为“俄国名著太复杂，每个人都有9个名字”。这也是百老汇音乐剧的特点，尽量降低观众的理解难度。

同时，《大彗星》对于原著的情节以戏剧化和音乐化的手法进行了集中表现和铺陈，如剧院观剧、海伦家盛大的舞会、娜塔莎陷入爱情的挣扎，一首首动听的歌曲细腻地展现了人物情感和心的变化，令人赞叹。

得飞快，在俄罗斯风格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俄罗斯民族舞，粗犷有力，节奏鲜明。这时，台上众人沿着星球之间的轨道不停地奔跑、穿梭，又唱又跳，开启了一瓶瓶香槟，还邀“家族席位”的观众共饮、共舞，整个剧场里，欢乐的气氛到了极点。

在这里，第四堵墙被打破了，但贵族之家的大客厅、华丽的窗幔、吊灯，演员美到极致的服装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这是1812年的莫斯科。还有一个角色也值得一提，正在前线打仗的安德烈公爵并不参与剧情，但他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舞台一角，无声地注视着这一切。那一刻，舞台究竟是“制造幻觉”还是“打破幻觉”，都已不重要。

要说《大彗星》的美中不足，在于深度。原著中的战争气息几乎没有，贵族家庭的氛围似乎只有光彩夺目的舞会，缺乏一些厚重感。尽管是截取托翁原著的70页，但要知道，这70页并不是单独游离于全书之外，这时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对于整个社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娜塔莎的情感遭遇，并不仅仅是

一段“纯情少女遇上渣男”的故事。回过头来看，名字遭“魔改”的名著并不少见。俄罗斯人自己也把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改成了音乐剧《恶魔奥涅金》，司汤达的《红与黑》则以法语音乐剧《摇滚红与黑》的面目出现，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是根据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的。上述这些舞台剧也都收获了很高的人气和不俗的口碑。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原著的经典性和艺术性，作品故事独特、人物生动、气势恢宏，作家对人性洞察深邃，具有崇高的美学价值，因而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可以在全世界被人用不同语言，不同艺术样式，无尽演绎。当1812年的大彗星划破2024年上海的夜空，其璀璨无比的光芒，亦是今天的艺术家们向文学巨匠的致敬。

据说，大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说中文只是加入的最低门槛：“绝不是卖‘老外用中文演话剧’这个概念，高水准的排演才是大家的共同诉求。应该说，观众是感受到了他们的诚意，并认可他们的努力，很多人惊叹，这些老外的台词说得这么好，‘演得很认真’。”想来，出品方颇费了一番心思，如何演绎好这个西方人写的西方故事——让外国人说中文，这个打破常规的思路，原本是试图让文本冲破语言和文化的桎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剧堪称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项目，欲以不同元素的对话和融合，意图给观众制造更直观的带入，更能感

同身受剧情的跌宕和人性的召唤。这的确是个噱头，有其苦心造语，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即如何复刻外来经典作品，如何再现原作精神，又自然落地和本土化改编，如何在审美和体验上拓宽对于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解读。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洋”为中用

◆ 卜翌



近日，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话剧《肖申克的救赎》，因其全老外的演员阵容和导演张国卫，引人关注。说起《肖申克的救赎》，这显然是一个世界级的IP，从斯蒂芬·金短篇小说《丽塔海沃丝和肖申克的救赎》于1982年问世，到1994年改编为电影，轰动一时，被誉为电影史上最完美的影片之一，蒂姆·罗宾斯和摩根·弗里曼联袂奉献了经典的表演，成就了几代影迷心中的传奇。

根据原著小说改编创作的英文版舞台剧，也于2009年在爱尔兰首都柏林首演，直至今天的中文版授权。

此次中文版的上演，不可不说出品方在编导各个方面的独居匠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领衔的全外籍演员阵容，这在国内的戏剧舞台上，还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大山在其中扮演的正是摩根·弗里曼在影片中的角色——瑞德，并是全剧观察者和叙述者的担当，戏份很重。自1988年首登央视春晚，大山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外国友人，此后凭借日臻成熟的语言能力和表演水平，更是演出跨界不断，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除了他以外，另外11位演员分别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俄罗斯、阿根廷、芬兰等国家。他们中不乏资深的演艺从业人员，参演过华人名导的电影，而多数都有长期在华生活和学习的经历，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几乎都不是科班出身的职业戏剧表演者。

据说，大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说中文只是加入的最低门槛：“绝不是卖‘老外用中文演话剧’这个概念，高水准的排演才是大家的共同诉求。应该说，观众是感受到了他们的诚意，并认可他们的努力，很多人惊叹，这些老外的台词说得这么好，‘演得很认真’。”想来，出品方颇费了一番心思，如何演绎好这个西方人写的西方故事——让外国人说中文，这个打破常规的思路，原本是试图让文本冲破语言和文化的桎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剧堪称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项目，欲以不同元素的对话和融合，意图给观众制造更直观的带入，更能感

同身受剧情的跌宕和人性的召唤。这的确是个噱头，有其苦心造语，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即如何复刻外来经典作品，如何再现原作精神，又自然落地和本土化改编，如何在审美和体验上拓宽对于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解读。

如果要用一组词来概括张怡微的新小说集《哀眠》，可以选择“幻象”与“真相”。这些幻象遍布在日常生、人际关系、情感表达的方方面面，它们太过普遍，以至于我们习焉不察。但张怡微用一颗敏感的心，洞察了世态人情的秘密。她清楚地明白，这些看似温情脉脉的关心、拥抱、表白，有时是人们的表演。在陌生人之间，在有血缘关系或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在朋友、伴侣之间，多多少少都存在着虚与委蛇的一面。

从二十年前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年少成名起，再到近年来的家族试验书写、社交媒体一代的家书写，张怡微始终以一双“慧慧”的眼默默观察着世情生活的法则，也在小说创作里辨识人际关系的复杂面。如《蕉鹿记》中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悲伤，《伊丽莎白》里白莹在面面对丈夫迟来的求爱时触发了手机App报警，《度桥》里表情包研究者在探讨人类生产过剩的爱与欲望，却解决了不现实中的情感难题。还有以分组可见的形式排列友谊的等级，在微信朋友圈互点赞以维持表面上的和谐，等等，这些都是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修辞表达，以社交媒体表演亲密和疏远，也是这个数字时代独特的情感生活。

这些幻觉一样的当代都市生活体验，张怡微却偏偏借助古典语言来暗示。“蕉鹿记”和“樱桃青衣”这两篇短篇小说分别出自《列子》和唐传奇，都与梦境有关。故事里的人们要把真实的事情当作梦幻，要么把梦中的事情当作真实，以至于真假难辨，如梦似幻。

在《哀眠》收录的十二篇短篇小说里，每一篇都是一个清醒、孤独又敏感的人物，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无一例外全都心思细腻，一句简单的对白都能在他们心里来回激荡，一个别出心裁的细微差异都能被他们精准捕捉，从而辨别出言外之意，感知到情绪的微妙落差。可以说，张怡微的小说是为“高敏感”体质的人群代言，她总是能用“显微镜”看人的情感波澜。张

真。承认父亲的虚荣与逞强，与接受他的爱意，这二者之间并不冲突。在这样的顿悟下，张怡微为她笔下的物寻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带着症状生活”。这让我们想到了加缪的经典名言，“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这在近年来她对疾病叙事与创伤书写更深一层的体认，也是她小说气象的一次开拓。她也因此能够抵达一种更复杂的生活真相。

张怡微在部分篇目里却采取了一种幽默、俏皮的语调，她用漫不经心的方式抖落事情的真相，如同朋友之间开玩笑一般。当一位脱发的女性患者被赞美丽时，她写道，“其实这是假象，如果一个人有更巍峨的焦虑，失去头发又算什么呢？”这样的反问令人莞尔，又不禁感到心酸。又如同名短篇小说《哀眠》里，一个“电灯泡”的尴尬都糅合在了轻快的叙事腔调之中，亲密关系之间的苦恼都包裹在诙谐的自嘲之下。

不过张怡微并没有止步于自嘲，当她以一颗敏感的心灵辨识出生活中的幻象，并发现赤裸的真相之后，她引领着她笔下的物认识了生活更复杂的一面。与早年作品相比，她小说中的叙事人成长为更成熟的主体，愿意承认、接纳生活中的谎言，并领悟到百分百真实的生活是难以活下去的。为此，他们甚至开始纪念谎言。说来有几分荒唐，但也恰恰昭示了生活的本质——如果说真相是生活的必需品，那么有时谎言与表演也是不可或缺的。

小小说《哀眠》中常常出现的一组词是“看穿”与“不说破”，张怡微也时不时嵌入警句——“真相和想象力作比较，永远是苍白无聊的。人人都心知肚明这个道理，但更多的时候，说破它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有些谎言也不必去戳穿，有些幻象也不必去较真。承认父亲的虚荣与逞强，与接受他的爱意，这二者之间并不冲突。

在这样的顿悟下，张怡微为她笔下的物寻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带着症状生活”。这让我们想到了加缪的经典名言，“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这在近年来她对疾病叙事与创伤书写更深一层的体认，也是她小说气象的一次开拓。她也因此能够抵达一种更复杂的生活真相。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张怡微熟练地运用心理白白的串联起记忆碎片，将这种创伤心理学写得有切肤之感，如《宿鸟记》里港漂女孩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安感、《樱桃青衣》在两岸漂泊的无根感、《过房》里过房儿子老夏不被家庭接纳的孤独感。而张怡微在部分篇目里却采取了一种幽默、俏皮的语调，她用漫不经心的方式抖落事情的真相，如同朋友之间开玩笑一般。当一位脱发的女性患者被赞美丽时，她写道，“其实这是假象，如果一个人有更巍峨的焦虑，失去头发又算什么呢？”这样的反问令人莞尔，又不禁感到心酸。又如同名短篇小说《哀眠》里，一个“电灯泡”的尴尬都糅合在了轻快的叙事腔调之中，亲密关系之间的苦恼都包裹在诙谐的自嘲之下。

不过张怡微并没有止步于自嘲，当她以一颗敏感的心灵辨识出生活中的幻象，并发现赤裸的真相之后，她引领着她笔下的物认识了生活更复杂的一面。与早年作品相比，她小说中的叙事人成长为更成熟的主体，愿意承认、接纳生活中的谎言，并领悟到百分百真实的生活是难以活下去的。为此，他们甚至开始纪念谎言。说来有几分荒唐，但也恰恰昭示了生活的本质——如果说真相是生活的必需品，那么有时谎言与表演也是不可或缺的。

小小说《哀眠》中常常出现的一组词是“看穿”与“不说破”，张怡微也时不时嵌入警句——“真相和想象力作比较，永远是苍白无聊的。人人都心知肚明这个道理，但更多的时候，说破它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有些谎言也不必去戳穿，有些幻象也不必去较真。承认父亲的虚荣与逞强，与接受他的爱意，这二者之间并不冲突。

在这样的顿悟下，张怡微为她笔下的物寻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带着症状生活”。这让我们想到了加缪的经典名言，“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这在近年来她对疾病叙事与创伤书写更深一层的体认，也是她小说气象的一次开拓。她也因此能够抵达一种更复杂的生活真相。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